

詩林

2019.04 POEMS FOREST 总第 231 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23-1109 / I

ISSN 1674-9413



9 771674 941197

5

一只抓挠粗糙树皮的
负鼠妈妈
眯着它幽暗的眼睛

6

袋鼠跃过
一条积水的小路
森林中小溪汨汨

7

渴望安静
珍稀的银桦林
不想有来访者打扰

8

在前往沃尔卡的途中
石兰花的记忆
满载着风暴漂流

9

三叠瀑布边
一位疲惫的天生诗人
曾失足落水

10

露营的不安之夜
被山谷之声
震耳欲聋的狂热惊醒

不凋花

在维管植物标本馆的
马尼拉纸文件袋里
金色而不朽的
蜡菊
苞片枯干如纸
那是十九世纪
在沃洛蒙比瀑布采集到的
欧洲人那时叫它
不凋花

隽永的标本
它干透的根须
仍然紧攥土壤的微小宇宙
纤长的花茎萌出
竭尽全力不肯落气
它渴望履行与地府的盟约
它一直被撕毁
直到合适的时机
到来

当时机到来
我们将会福乐满溢
树胶、壁虎和针鼹鼠
仿佛到亲友家做客
我们这种共感是什么？
是什么共同点
像重力拉扯着我们？
没有彼此
我们将会怎样？

冰封的夜曲蓦然奏响
而我将孤独中完成使命
再见，为攀登不息干杯。”

颂 歌

哨兵，我在这四方庭院中沉思
黄昏时分他们到来我便远去，羽毛斑驳的噪
钟鹊
歌声劈开新鲜黏稠的空气，我属于
以奇怪角度推进的分贝
只有那些在赋格曲般轻快地
往头顶方向转升的云雀能听到它们
强壮的肌肉诞生于金色花粉的连绵旋律
那是幽暗纷争深处的假嗓
当黄昏的庭院因颂歌而面色红润
当燕鸺低吟着月亮的谐音
甚至我的脸也为细胞里满溢的月光而泛起红晕
我内心所有的美丽山谷再次涌出柔和轻音——
在每一颗沉睡的粒子中
这和声唤醒并湮没我

勒飞溪的七鳃鳗

嘴部宽大的七鳃鳗
顺流而下游入海洋
这些无颌鱼类在阳光下遨游 它们的双鱼状
同伴

长着寄生虫 吸盘嘴
像仙人掌带有倒钩 它们一到冬季便开始洄
游之旅
回溯到勒飞溪上游产卵

眼后鳃袋里贮藏着石子——
在这变形过程中
果开康开始传递它的奇迹

——它的规模是荷马式的 阵列宏大 浩
昂然 目标明确
以原始的意识洞察
无需用眼

被细胞记忆所引导
关于它的种族体系 关于菌丝体尘埃
在月球过境的磁力中沉入大海

仿佛甘露树枝条抖动着 折断
声若雷鸣 仿佛吉纳紫檀树汁涌出
循环不息循环不止循环无尽

峡谷主题种种

1

在沃洛蒙比瀑布
燃烧的峡谷枝条 沾染上
瀑布的漂沫

2

丹加斯瀑布瞭望台附近
尾巴像刷子的沙袋鼠
在步行者的瞠目结舌中逃掉

3

角瓣木下
琴鸟昂首阔步 泰然自若走过
忘记问候我们

4

悬于狭长远景唇边的
香草
如百里香一般宜人

带着毛绒绒一窝鸡崽

在院子里觅食的，路上的野狗
昏倒在外面，而后长腿的涉禽
会从普吉岛
滑翔过来

尝尝北风的山珍海味，壁虎
小蜥蜴和肥美有翅的家禽
麝的围场每个季节都有所产出
永远如此忘我

- [1] 瓦帕蓬寺：清迈的一座寺庙，位于帕辛寺对面。
- [2] 宋干节：也称作泼水节，是泰国、老挝、中国傣族聚居区、柬埔寨的传统节日。
- [3] cha-om：蔬菜，气味及味道独特，通常用来煎蛋，泰国人也喜欢直接生吃。

装饰菜的内心生活

外面种植盒里的欧芹
枯萎凋零
颜色黯淡，叶片掉落
天啊，他休克了

冬日对他来说不可承受
毕竟没有暖脚的
毯子或短袜
或可以紧紧攥住的美利奴羊毛手套

他断言我对他疏于照料
把他的窘境归罪于我的过度浇灌（或浇灌不足）
我太希望它开花
他很压抑，他说，过度压抑

在这种体温过低的情形下
我试图与他争论，但他宁愿
被涂上厚厚的洋葱黄油吃掉

切碎？无所谓。他不想听

我怀疑他内在的状态会恶化
因为我照顾的罗勒叶，现在正占据着厨房
有利位置
我宠溺着他
香草都有复杂的人格

植物哀悼我失去了你

曾经我给了你一切
那时我们之间存在某种东西
它属于我们，是的，但现在你认为
爱的真理是：拥有一切或者一无所有
但它并非包罗万象的一切，只是它自身
我们像存在的尘埃中两个模糊无名的
一切只是因为你相信人必须带着信仰
这种信仰让我们思想中的一切成形和
曾有一次我对你说“思想这种东西就像
我们在攀登的赤裸凸岩上所见的
一样古老又像它们的交汇处一样宽阔
它们深入心灵深处的一切
渗透在爱的一切之中
也及时被爱”

夜曲

我献身于这支歌
我是露营在冈瓦纳大陆阶地上
洁净岩缝间的苦修者
对于异议我严于律己
不戴头盔，马具确保
我能在危险易碎的裂缝坡面上立稳脚
即使不用踝骨来产生摩擦力
或舌头，即使我命令你说：
“我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事业，你也去寻找
来蹲在我旁边，但不要待太久
我有太多俗事要处理

转身向山上走去。橄榄园中，彩虹吸蜜鸚鵡的
欢宴二重奏

一只耳朵开裂的袋鼠出现
口中反刍着，我古老的火炉低声哼唱
一支暖曲。每个早晨，都有美
破土拔节

銚家稻米颂

I

如有婚丧嫁娶，入夜后
僧侣们合诵的梵曲
便从金色尖顶的瓦帕蓬寺^[1]流出
淌过那片稻田

新抽出的稻穗，与蛙声
和鸭鸣混在一起
迷醉于喷溅的雨，又融入
宋干节^[2]的惊涛骇浪

夜色湿润，暂时
还不太迷乱——但足够鲜美，足以让肉体
慵懒，释放出
浸酸的热量，那热量会在黎明

带着狂热爬回脊柱
毒热之风，拉查普鲁克酒店
翻腾的金黄彩屑，拨弄着
棕榈的油桃核果

咔嗒作响的柚木框
被永远忘我稻田中沸腾的白蚁侵蚀变薄
銚的梯田中
每天都包含三个更迭的季节

II

清晨，如果远处山上的赫蒙族村民们

在山坡上烧荒
好种上玉米、土豆、芋头
就会有黑烟笼罩在

围场上空，刺痛眼睛
鼻子、嘴唇和肺，当它袅袅升上天空
你会看到那棵树身颇长的番木瓜树
长的绿色的葫芦状果实

被圆盘式卫星天线所掩映
像一个头发花白的养鸭人
打着赤膊给它们倒燕麦粥
它们顿时呱呱欢叫

早晨不到八点，当泰国国歌
在村电台骤然响起
摩托纷纷启动，向村外进发
但銚依旧留下，在围场边上

转圈，采集长得像蕨菜的 cha-om^[3]小枝
生吃或以咖喱烹调
他的庄稼，高大而金黄
在线尾燕歌声里生长

III

到中午，如果还没下雨。那么
池塘里的鱼就不会翻肚
而鸭子们一时有些忧郁
夏日让田野燃烧如壁炉

热气从木屋那粗糙削制的门板间
渗出
銚躺在一张吊床上
等待着天气清凉下来

他不时自语着“mai pen lai”
没问题，别介意
“sabai sabai”，凡事慢慢来，他的母鸡们



约翰·查尔斯·瑞安(John Charles Ryan), 出生于美国, 2008年迁居西澳大利亚, 目前任新英格兰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身兼诗人、理论家、民族志研究者等多重身份, 兼任西澳大学英国语言及文学学院荣誉研究员。2011至2015年期间, 为位于珀斯的埃迪斯科文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担任学期讲师及博士后研究员。合著、主编、合编十余部学术著作, 包括《数码艺术: 新媒体简介》(合著, 2014)及《植物的语言: 科学、哲学与文学》(合著, 2017)等。

约翰·查尔斯·瑞安诗选

殷晓媛 译

樱桃树

樱桃树再度繁花似锦
 市场间车辙密布的小路旁
 这是一个微霜覆盖的八月清晨
 摸它芳香花朵的柔软交响

它们就弹性十足地钻入手中
 黑红的花蕊掩映在倒挂金钟丛中, 对我抛着
 媚眼

那树似乎也被它们取悦
 那是一棵樱花树, 稍纵即逝事物的象征
 我寻思着掐下一枝, 把它那精致的芳香火焰
 带进屋子, 但我只是